

第五章 結論：俄羅斯媒體自由化的演變分析

自 1996 年葉爾欽總統連任成功之後，俄羅斯政府的人事和經濟政策開始出現變化。1996 年 8 月 26 日丘拜斯被任命為總統辦公廳主任，民營化政策又重新展開，以籌措財源彌補政府在葉爾欽競選期間過多的財政支出。¹此外，俄羅斯私人資本家進入政府決策的核心，這是葉爾欽對金融工業集團支持其競選總統所作的酬備。1996 年 8 月 14 日葉爾欽任命波塔寧為俄羅斯第一副總理，他是第一位擔任副總理的銀行家。1996 年 10 月 29 日葉爾欽任命別列佐夫斯基擔任俄羅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負責經濟問題。²別列佐夫斯基擔任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後，仍身兼俄羅斯公眾電視台董事會副主席，實際操控俄羅斯公眾電視台。³別列佐夫斯基在 11 月更被任命為俄羅斯安全委員會的委員，負責包括車臣在內的北高加索安全事務——這使得他有機會利用車臣問題來達到其作石油交易的商業企圖。而古辛斯基所控制的獨立電視臺在總統大選時對葉爾欽鼎力相助，因此，葉爾欽於 1996 年 9 月 20 日頒布總統令同意獨立電視台可以二十四小時播出自己的節目，使獨立電視台在俄羅斯公眾電視台和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之外穩佔第三名的地位。

政權為金融寡頭帶來更豐厚的經濟利益，如 1996 年 8 月~1997 年 3 月，波塔寧擔任副總理期間，他的奧涅克希姆銀行的資本從第五躍居第三，源於利用政權獲得資本。這段期間，金融寡頭的政治勢力高漲，無論是俄羅斯官員的升遷、任免，以及政府的重大決策，金融寡頭集團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於是寡頭政治，成為當時政壇的一個貼切的形容詞。寡頭們運用他們的電視科技，呈現一股

¹ 吳玉山 著。俄羅斯轉型 1992-1999 年：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五南，2000 年，頁 195。

² 別列佐夫斯基 1996 年 10 月至 1997 年 10 月擔任俄羅斯安全會議副秘書長。1998 年 4 月，別列佐夫斯基又被葉爾欽任命為獨聯體組織秘書長。

³ 別列佐夫斯基的親信波羅瑪廖娃深受葉爾欽總統信任，並被任命為俄羅斯公眾電視台總裁。

強大的政治力量，維護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透過選舉的合法過程和媒體的幫助，導致俄羅斯政治家和金融寡頭們更加忽視人民的利益和態度，相信選舉結果關鍵不在於民衆的態度，而在於誰的資金雄厚，誰對媒體控制得更緊。

事實上，自戈巴契夫推動公開性改革後，已奠定了媒體自由化和多元化的基礎。政府企圖藉助媒體的力量達成提高人民文化水準、服務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權利和協助國家發展等目標。而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傳媒的屬性和經營方式也隨著政治和經濟的轉軌產生變化，包括媒體集團化、商業化。在葉爾欽執政時期，國營和私有大眾傳播媒體已較常運用多元觀點來進行報導，也能主動對政府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言，九〇年代可說是俄羅斯民眾、政府、媒體建立尊重新聞自由意識建立的重要階段。

然而，由於媒體在 1996 年總統競選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力，使過去一些對控制大眾媒體不太在意的金融集團也意識到，控制媒體不僅會給他們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更主要的是還可以為他們積累政治資本。在實際情況上，寡頭控制大眾傳播媒體，媒體再以商業經營模式重新塑造社會輿論和民眾的價值觀，至此金融寡頭們擁有操縱大眾想法的能力。擁有自己的傳媒機構就意味著擁有了為自己辯護和爭取利益的喉舌。因此，金融寡頭不惜資本，透過組建新的、兼併舊的和控股等手段，投入媒體這個「第四權」。1996 年的總統競選活動刺激寡頭對大眾媒體市場的重新分割，寡頭們動用各自控制的媒體彼此攻擊，以新聞自由為藉口，為各自利益爭鬥。國家和寡頭將個人利益凌駕於社會公共利益，大眾傳播媒體為少數上層利益團體服務，電視螢幕沒有呈現人民的需要與聲音，公民意見無法體現。媒體並未成為穩定社會情緒的力量，反而大肆鼓吹紊亂和戰爭的恐怖思想來擾亂民心。扭曲的媒體公共空間並沒有呈現人民的自由意見，反倒成為政治人物與媒體寡頭意見集中體現與爭執的場域。這些紛爭影響到

葉爾欽後半期執政的方向，並導致政府績效不佳，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媒體自由化程度退化。根據下表（5-1），我們可以發現 1996 年的媒體自由程度比 1995 和 1997 年為低。

◎表 5-1：1995 年到 1997 年間俄羅斯媒體自由度變化

（分數：0-30=自由，31-60=部分自由，61-100=不自由）

	1995	1996	1997
俄羅斯	55	58	53

資料來源：Freedom of the press 2003. FREEDOM HOUSE ANNUAL SURVEY OF PRESS FREEDOM

本文所探討的 1996 年俄羅斯總統選舉，由於投票前俄羅斯中間選民的心情擺蕩在民主制度的自由，和共產主義的穩定之間。選民必須根據在選前所吸收的資料來作出決定，但是媒體為了幫助葉爾欽為贏得選戰，便不斷利用新聞節目灌輸人民葉爾欽是穩定和進步的唯一選擇。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下，民眾所能作出的決定也是受到制約的——這影響了選舉結果。葉爾欽和金融寡頭透過傳媒和政府的合作關係，枉顧媒體自由來進行媒體操作，影響選民的投票結果。真正民主機制的政權必須要為民眾落實政治參與提供必須的資訊來源，倘若人民無法相信或判斷這些報導來源的真實性，那麼大眾媒體失去作為政府和社會媒介的角色。1996 年的總統選舉顯現了媒體向後退步的跡象，媒體報導忽略了選舉過程的公正性。全國電視頻道呈現的偏見，其他候選人沒有平等的機會來向選民闡述自己的論點。總統選舉活動顯示俄羅斯媒體的自由化並沒有向前進，並不利於俄羅斯民主的發展。然而，經過 1996 年的總統選舉之後，政府和控有媒體的金融集團更加肯定媒體的重要性，雙方更加不可能輕易地放棄對媒體的掌控，也更不可能放任媒體自由。